

推孝于國表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直心為德，從禮為教。
 直心之直，依止于孝；
 為教之教，發乎于德。
 孝者，
 形化觀天法地之聖慧，意領修齊治平之綱常。

自遠古先賢成均啓智，再至諸子百家
 亂世成學；
 家國一統，漢唐華章；
 無不是依天地陰陽之變、循五德終始
 之正以化生。

是故，國者，
 是為一城一域之邦本，實為敬天法地
 之德行。
 士農工商，各司其職；
 政經文教，一以貫之。
 宣道統，圓融無礙，
 化法統，天人合一。

如此，國者，意逾五方之天下也。

然，
 理想豐腴，現實嶙峋；
 風雲塵上，戰國未平。
 幸，
 世界一體，逐成共願，
 崇光震旦，繼往開來。

內觀外照，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內聖外王，四海莫若聿修厥德。
 大鵬寰宇，鸞鳳齊鳴，
 此謂，
 推波助瀾以立鴻鵠之志，
 推己及人以呈則天之明。
 修有覺德行爲使命，
 引兆民賴之爲擔當。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隨順萬方之變，敬而已矣；

秉持君子之道，移風易俗。
 于內，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
 尊；
 于外，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
 度。
 于善巧方便，張弛和合本末終始，中
 心藏之；
 于隨圓就方，盈虧修持不忘初心，何
 日忘之。

嗚呼，
 推孝于國，立身行道之大願矣。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
 孝。
 因地制宜，化世道人心，自有霞光飛
 虹噴薄萬千氣象；
 循道而為，融天下一統，雖經筆路檻
 縷終復盛世華章。

推孝于國，
踞虎登龍；

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

2017.9.8
崔真于京華美齋

作者简介：崔真，纪录片导演、撰稿人、制片人。代表作：纪录片《梅兰芳》、《英雄如山》、《台北故宫》、《抗战人生》、《锡商》、《中国作家》、《中国商人》、《外滩佚事》、《黄帝》等，多部纪录片荣获行业内大奖。现导演的回望大唐盛世历史时期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盛世法门》正在拍摄中。



心“轅”意马

陈至远

风约楚云留。
 南楚天边的云霓，浪漫得像诗心。哪有诗心被约束了还能保持超然的模样？哪颗诗心不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于是以心为轅，以意为马，乘奔御风，浪迹天涯——

远方的诗心，这就是国学该有的样子。
 于是，就这样吧，草草为文，任笔纵横。
 从十岁那年一本纤薄的《文化经典导读》，到最近一部沉厚的《古文观止》，诗心滋润了我的金色年华，陪伴着我走过春夏秋冬。

细想人生在世，不过春秋。春花满楼，待到秋意起时便簌簌辞柯了。经过一冬的蛰伏，来年春天又是“年年知为谁生”。诗心亦是如此。敏感而多情的诗人们前仆后继，用生命浇灌着从古至今独有的一颗诗心。它，却仍在时间的罅隙中盛放，无我无他。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倾心的邂逅，应是在万物生长的早春。蠢蠢欲动，心下暗暗有一种惊喜，妙到毫颠。会忍不住低眉浅笑，却

不会叹什么“相见恨晚”，只是像张爱玲描述的那样，轻轻说一声：“噢，原来你也在这里吗。”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肃杀的秋风往往容易斩断情结，令人黯然销魂。秋天也是别离的季节。人与人的离别，生命的衰老和逝去，让人滋泪，扼腕长叹。而人与诗心的分离，却如同芦苇轻抚过脸颊，几不能察。不禁想起几天前，刚从各种任务之中抽身而出的我疲惫不堪，突然有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慨，便给家姐发消息，说诗心都被各种琐事消磨殆尽了。家姐只回了一句，有如当头棒喝。她说：“你好好养着自己的心。”诗心是要养的。秋雨很凉，但用心去触碰，依然能感受到丝丝温暖。

于是懂得，国学不只是一门学问，一门必须正襟危坐、挑灯夜战去伏案研究的学问，它其实是一种态度。当你看到一片银杏叶，它会对你倾诉一片叶子的黄金时代；当你听到一首古琴曲，它会向你轻语一个曾经让你魂牵梦萦的名字。它让你知道，欧阳修吟出“人间自是有情痴”时是如何的惨淡；它让你明白，苏子瞻写下“佳人相见一千年”时又是怎样的欣喜。

于是懂得，一个百年，对一个国家来说，不过是一段历史，对一个人来说，便是他的一生。生命太短，情丝太长，有些爱，需要一生，去完成一个与自己的许诺。有人说，大爱是太上忘情。其实无情亦是有情，只是少了些兜兜转转和脉脉愁肠。

于是懂得，国学是押上生命的一场豪赌，不是为了赢，只是为了不输，只是，为了当一切激情都归于平淡之时，己身与国学，彼此不会厌弃。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
 相看两不厌。如此，便已足够。



易

朱银宇

当看到 Arie Kruglanski 于 1993 年提出的“认知闭合”概念时，作为无神论者的我不得不开始承认占卜至少存在给人以心理慰藉的价值：“个体在应对不确定的情境时，对于确定性答案的强烈愿望”，甚至能使一个坏的结果比面临未知的焦灼来得更好。

那么，占卜吧。雨舟曾经给我测过字，测爱情。我说，“冥”。哎？这可不好，“冥”字有十一画，是光棍的意思。我沉吟片刻，幽幽道：不是十画么？雨舟也不重解，只要我再给一个字，“冥”字似乎是一次性筷子，在吃炒细粉前被笨手折断了，还没用也只好作废。我很不甘心，执意不肯换字，这人生中的初次占卜只好不了了之了。还有充斥着异教徒神秘气息的塔罗牌，也曾风靡一时。还是测爱情，雪儿让我从一叠扑克窃窕些的牌里抽出三张；说了什么，我全不记得了，自然也没法验证。回想起来，那些占卜似乎都没有捕捉到我命运的蝴蝶，而都变成了昨日鸡尾酒杯圈上的盐。我寻找着生命轨迹的蛛丝马迹，恨不能潜入太虚幻境，一览自己的判词。对了，中国国学博大精深，我何不自己学习传统易学的大衍著法呢？然而，在细读了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并辅之以王弼的《周易注》、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之后，我对确定性的请求被拒绝了。

历代古籍对“易”的释义不外乎三：简易、变易、不易。据我看来，“简易”和“不易”，往往局限于自身的形容词内涵中——我可以用老子的“大道至简”解释“简易”，也可以将“不易”联系到赫拉克利特的“永恒活火”，然而众说纷纭的特征描述，都不如“变易”之能高度概括《周易》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相传孔子所作的《系辞传》就已经对此阐述道：“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注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而程颐也格外重视“变易”一义，其序开章明义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以一时而索卦，

则拘于无变，非易也……知所谓卦爻象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在传文中，程颐亦屡屡提及“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人能识时义之轻重，则可以学易矣”，颇有耳提面命之感。

诚然，《易》有卦，卦有爻，从宏观到微观，无不显示出其变易的原理。《周易》以“未济”卦为末，程颐传云：“《易》者变易而不穷也，故‘既济’之后，受之以‘未济’而终焉。‘未济’则未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是取“未济”卦之“未完成”的含义，来作为六十四卦体系没有终结、仍将变化的暗示。每一卦中，虽有主要的含义（卦辞）作为统领，但具体到卦中不同的爻，其含义又会发生变化。典型如“乾”卦，卦辞曰“元亨利贞”，总体含义是广大健达的；然而这种含义，从初爻到上爻存在着逐步发生、盛大、衰弱的过程，例如“初九，潜龙勿用”，是“乾”卦方萌之时，阳气未盛，需要韬光养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龙飞天上，恰得其所；“上九，亢龙有悔”，是阳气过盛，物极必反的结果。卦之上爻，往往将卦义发挥到极致，以至于过犹不及，如“否”卦之“上九”为“倾否，先否后喜”，正是成语“否极泰来”之出处。至于爻，最普遍的法则则是阴爻居偶数位，阳爻居奇数位；阴阳当位，复能与特定位置之爻彼此相应相从者为佳。不过，爻变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明夷”卦之“六四”当位，又能与“初九”相呼应，应属吉利；然“明夷”卦本指“明入地中”，若“六四”以阴居阴，则未免过于柔邪、雪上加霜，有佞臣小人之义。

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执泥象数，收集了不少关于变易原理的说辞，也算有趣；而被四库馆臣归入“义理派”的程颐，则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切入。程子之说，往往不离儒理，如“否之时，在下者君子也”，一个“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的君子形象宛在眼前；“三”以阴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于上，非能守道安命，穷斯滥矣”，又极小人之情状。满纸六九由此都鲜活起来，每一爻都在诉说自己的进与退、穷与达、众归与孤寡、操守与欲望；而他们所处的形势无疑是复杂的，不中、不正、无应、无从……简直是“各有各的不幸”。归根结底，都是被这卦象所演示的时势所困了，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推想开去，真是要“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了。

奈何？奈何？纵使一时的形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事物的吉凶性质。“升”卦“上六”爻，程子传曰：“君子于贞正之德，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则利也。以小人贪求无已之心，移于进德，则何善如之？”又“遁”卦“九四”爻辞曰：“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在面对同样的占著结果时，个人品德的高尚与否将导致结果发生改变。其实，《易》经中对人的警示告诫并不少见，“敬慎”方可“不败”，“利用恒”才能“无咎”，这些条件句本身就隐含了结果变易的可能；因此，程子借《周易》阐明了其儒家伦理道德与处世哲学：以审时度势为知命，以切磋品性为用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知事物之有盛衰通变，而君子之自强，终不息也。

看到了占卜层面的变易性后，我终究找到了哲学层面的确定性。

